

嬗变与跃进：新质生产力赋能背景下的劳动过程研究^{*}

李 白，张静敏，王锦刚

（中国传媒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24）

【摘 要】新质生产力从根本上为中国劳动过程发展赋予了新的动能，也为研究中国劳动问题、构建中国劳动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和视角。在传统劳动过程演进历史和规律的基础上，新质生产力赋能背景下的当代劳动过程发生了新的嬗变，具体表现为劳动主体智能化、高效化、自主化，劳动资料多元化、数字化、绿色化，劳动对象无限化、虚拟化、个性化。与此同时，当代中国劳动过程也面临着诸如缺乏重大创新、发展不甚平衡、生产关系亟待调整等问题和难点。为了实现劳动过程跃进，必须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培育高水平、高质量、高效能相耦合的劳动者；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增强发展新动能；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通过高质量的劳动过程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进程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创。

【关键词】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劳动过程；数智时代；数字经济

【中图分类号】G97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375（2024）05-0046-12

纵观古今，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本身就是一部生产力嬗变与跃进的历史。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终力量^[1]。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强调：“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2]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不仅是对传统生产力的扬弃和超越，而且是中国共产党在新征程上把握时代发展大势、洞悉科技发展前沿的基础上探索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理论成果，对于新时代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劳动过程理论最早由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后续学者沿着马克思的基本路径取得了一系列从宏观到微观的研究成果，但是囿于资本主义时代的局限性和受传统研究范式的影响，劳动过程理论一直带有明显的西方语境色彩，在分析中国本土劳动过程问题时有所阻碍且还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从根本上为中国劳动过程发展赋予了新的动能，也为研究中国劳动过程问题、构建中国劳动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新的范式和研究视角。

* [收稿日期] 2024-08-01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数字资本主义传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项目编号：23BKS02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李白（2000—），男，河北张家口人，中国传媒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数字资本主义批判；张静敏（1971—），女，河南范县人，经济学博士，中国传媒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数字经济；王锦刚（1973—），男，黑龙江肇州县人，哲学博士，中国传媒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传播。

一、研究综述

生产力的结构要素和劳动过程的组成要素具有内在契合性,在既往的劳动过程研究中,部分学者也曾将生产力视为推动劳动过程发展的根本动因或底层逻辑,但限于理论术语本身的局限,传统生产力或先进生产力一度成为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具象表达。新质生产力的正式提出使得生产力理论发生了新的术语革命,因而在其赋能的背景下,数智时代的劳动过程嬗变和跃进有了明确的理论基础。

(一) 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一经提出,就在学界引发了广泛讨论,并形成了一系列从理论解读到学科交叉应用的学术成果。新质生产力的内涵意蕴要从“新”和“质”两个维度来理解。新质生产力之“新”体现在核心动力之“新”、生产依托之“新”、目标旨意之“新”,它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动能,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生产依托,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的先进生产力^[3]。新质生产力之“质”释义为注重质量、追求品质和更为优质^[4]。

在理论逻辑层面,乔榛和徐宏鑫认为新质生产力遵循生产力历史演进的基本规律,体现了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新逻辑,必将把人类社会带到一个新境界并将重新定义生产力的性质^[5]。彭绪庶指出,颠覆性创新引致主导技术体系的更迭、通用目的技术的产生与发展、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兴起、促进科技转化应用制度体系的健全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内在逻辑^[6]。新质生产力反映了21世纪新科技革命和生产力发展新特点,应当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的新的术语革命^[7]。

在实践应用层面,新质生产力在宏观上能够通过牵引效应、结构效应、乘数效应、增长效应赋予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8],回答了新时代新征程如何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命题,为推进中国式经济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9]。在微观上,有学者通过构建新质生产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定量的研究方法对中国省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10],或是基于上市企业财务报表数据,研究了ESG发展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11]。此外,部分学者从新质生产力的视域出发,对我国职业教育的要素配置和行动逻辑^[12]、体育用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13]、新兴气体能源创新发展^[14]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推动了新质生产力在交叉学科领域的融合发展。

(二) 劳动过程理论

马克思概括出一般劳动过程的概念:劳动过程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自然条件”。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为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15][215]}。马克思逝世后,劳动过程理论发展有所停滞,但是伴随着布雷弗曼代表作《劳动与垄断资本——二十世纪中劳动的退化》的出版,劳动过程理论又重新得到了人们的重视。布雷弗曼强调劳动过程中的概念和执行相分离;泰勒和福特分别创建的泰勒制和福特制强化了劳动过程中的劳动控制;布洛维则从劳动的游戏机制、内部劳动市场机制、内部国家机制入手,揭示了资本家如何使工人从强制性生产向认同性生产转变^[16];创办于1983年的国际劳动过程会议(IL-PC)对性别与劳动过程、新技术与劳动过程等议题的探讨反映了西方近40年来劳动过程理论的发展趋势^[17];布莱顿研究小组的劳动过程理论、法国帕洛瓦斯的劳动过程变迁理论、汤普逊的劳动过程核心理论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研究的代表性理论^[18]。此外,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奈茨、威尔玛特等学者开始将性别、年龄、认同、公民权、种族、国籍等问题纳入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理论,并借用福柯“自我政治”的后现代主义分析范式来强调劳动过程中的“规训”^[19]。对于劳动过程的主体性研究有助于考察微观个体的行动趋向,但是过于强调行动逻辑背后的微观因素会脱离马克思的原初旨意,阶级性

被淡化，剥削被进一步掩盖。

当代国内关于劳动过程理论的研究较为有限。大部分仅局限于对布洛维的三部作品、劳工抗争和管理控制策略的相关劳动过程文献或社会学视角下的劳动过程研究等进行引入与述评^[20]，另一部分学者则将西方劳动过程理论运用到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中，聚焦被数字控制的外卖小哥^[21]、陷入生产竞赛的网文写手^[22]、禁锢在“中介平台模式”的“中心—外围”生产方式之中的网约车司机^[23]、隐匿于平台之后的人工数据标注员^[24]等研究对象，产生了一系列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

当前学界从内涵特征、出场逻辑、实践路径等角度对新质生产力进行了论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新的发展动能，为深入研究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新质生产力的出场必然会引起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调整，并且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劳动过程的发展变化。我国劳动过程理论研究深受西方范式和语境影响，在本土化的过程中一是在应用上有所局限，二是缺乏符合中国语境与时代特点的学术创新。新质生产力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能够为研究中国劳动过程问题赋能，开辟中国劳动过程理论研究的新境界。

二、传统劳动过程的演进历史与规律

马克思指出，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15]^[208]。人类即劳动主体通过使用各种劳动资料将自身的劳动作用于各种劳动对象，从而获得预期或者预期之外的劳动成果，这是人类劳动过程的基本逻辑和规律。人类社会历经农耕时代、工业时代、后工业时代，再到当前的数智时代，劳动主体、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类劳动过程的演进与规律（见表1）展现了人类波澜壮阔的奋斗历史，也为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指明了前进方向。

表1 人类劳动过程的演进历史与规律

发展阶段	标志性事件	劳动主体	劳动资料	劳动对象	生产力形态	产业形态	发展规律
农耕时代	原始农业的出现、铁器牛耕的使用	低水平的劳动力	各种农具、牲畜等	土地、各种动植物等	人力、畜力	农业、手工业、简单商业等	劳动力+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简单协作
工业时代	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	中高水平的劳动力	各种机械、机器、自动化装置、电气电动化设备等	棉花、矿石、煤炭、原油、木材、电子元器件、机器设备等各种自然和工业原料	蒸汽力、机械力、电力	轻工业、重工业、制造业等	科学技术 × (劳动力+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生产管理)
后工业时代	第三次工业革命	高水平、高素质的劳动力	计算机、生产流水线、工业机器人、无人自动化装置等	信息、系统、软件开发等	电力、信息力、核动力	新工业、高新技术产业等	高新技术 × (劳动力+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科学管理)
数智时代	第四次工业革命、工业4.0、中国制造2025	高水平、高质量、高效能相耦合的劳动力	超级计算机、各种算法平台、人工智能技术、元宇宙、区块链、物联网、大科学装置等	数据、信息、虚拟平台、智能机器人、新能源、先进材料等	算力、网力、信息力	高精尖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	(劳动力+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科学管理) 优化组合 × (科学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

注：发展规律部分参考了中国生产力促进中心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王羽的“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公式”。参见：王羽. 新质生产力理论公式构建和思考 [EB/OL]. (2024-02-04) [2024-08-25]. <http://www.cnaia.com/index.php/hyyw/898.html>.

(一) 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劳动过程

生产力可以看作人类改造和控制自然的能力, 生产力作用于劳动过程集中表现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劳动过程实质上是一部自然塑造和影响人类社会、人类改造和控制自然的辩证运动过程。

在前资本主义时代, 人类社会历经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 劳动过程发展缓慢但又呈现渐进的趋向。原始社会的劳动过程还未成形, 那时刚从古猿进化而成的原始人类对于自然的认识相当有限。他们过着集体生活, 拥有最简单的劳动资料——石器, 从而参与到采集、狩猎、捕鱼等日常活动中。原始社会的生产资料归氏族公社所有, 食物、器物等劳动产品的分配实行平均主义原则。这种初步的劳动过程虽然满足了原始人类的果腹需要, 但是人类在生存方面仍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人类智力的进步、社会分工的发展、金属器具的广泛生产和使用推动了原始社会的瓦解, 人类开始步入奴隶社会。在奴隶社会, 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 奴隶被迫为奴隶主劳动和服务且只能获得微薄的生活资料。金属等生产工具的革新和协作的进一步紧密使得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逐步加强, 劳动过程的生产效率有所提升。但是由于奴隶主对于奴隶的压榨, 人类劳动过程开始出现剥削性质和阶级对抗属性, 对后续劳动过程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封建社会的劳动过程集中体现了农耕时代的劳动过程特征与规律。首先, 封建社会的农民围绕土地这个核心劳动对象展开劳作, 以耕种、灌溉、收获等基本生产活动为主。由于封建主占有土地等生产资料, 依附于其的农民不得不通过实物地租、货币地租、劳役地租等形式上缴自己的剩余劳动成果, 在精耕细作中被反复剥削和压榨。其次, 封建社会将家庭等生活单位纳入劳动过程, 呈现男耕女织的基本形态。这种自给自足的生产模式有利于凝聚分散的劳动力, 维护劳动过程的稳定性。最后, 封建社会的劳动过程容易受到外界自然因素的影响。虽然各种耕种和灌溉工具有了质的提升, 但是古代人类在自然力面前十分渺小, 他们的日常劳作深受气候、土地、水利、自然灾害等各种因素的影响, 劳动过程不确定性较强。此外, 劳动生产效率低、小范围内的劳动密集等也是古代劳动过程的显著特点。

(二) 资本主义时代的劳动过程

马克思深刻指出: “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 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 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 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 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25]⁶⁰² 18世纪60年代由英国率先发起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拉开了工业时代劳动过程剧变的序幕。首先, 基于传统工匠的实践经验和精巧技艺, 科学和技术开始结合, 以蒸汽机为动力的各种机器逐步取代了人力, 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显著提升。其次, 第一次工业革命使得手工工场退出了历史舞台, 各种工业工厂成为新的劳动场域, 开始出现现代工厂制度的雏形。最后, 伴随着全球交往的进步和世界历史的形成, 传统劳动过程开始融入世界市场体系, 受到世界市场的影响。

19世纪中后期第二次工业革命几乎同时在欧美国家、日本等地展开, 此时资产阶级已经完全占据了全球统治地位, 特别是工业资产阶级的壮大, 使得技术再一次发生革命性剧变, 人类迎来了电气时代和机器大工业时代。这一时期, 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集中在重工业领域, 劳动过程开始变得复杂化、精细化, 科学和技术有了较为深度的融合, 电力产业、石油化工产业、飞机制造产业、无线电通信产业等行业迅速发展。正如马克思所感叹的,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 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 还要大”^[26]。继蒸汽力、机械力、电力之后, 生产力发展迎来新的飞跃。

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 依托空间技术、生物技术、计算机技术、核技术等科技突破, 新工业、高新技术产业迅猛发展, 不仅改变了既往的劳动过程形态, 而且重新塑造了整个人类社会的经济、

政治、文化等生态。特别是从泰勒主义、福特主义转变而来的新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科学管理、劳动控制等成为劳动过程的重要内容。但是，科技作为一把双刃剑，推动人类社会形态迈上更高阶段的同时，凌驾于自然力之上的傲慢姿态也带来了各种生态环境问题。基于人类中心论的观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获得源源不断的利润、强化资本主义世界垄断地位，毫无节制地向自然索取，由此产生了诸如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日本核废水排放、亚马逊雨林火灾等事件，这些案例直接揭示了传统劳动过程的破坏性、不平衡性和非人道主义，长此以往，人类社会岌岌可危。因而，革新传统劳动过程，使得劳动过程发生新的嬗变和更高的跃进便成为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

三、新质生产力赋能背景下的当代劳动过程嬗变

在理论层面，马克思指出了劳动过程更替的一般规律——“就劳动过程只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单纯过程来说，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这个过程的一切社会发展形式所共有的。但劳动过程的每个一定的历史形式，都会进一步发展这个过程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形式。这个一定的历史形式达到一定的成熟阶段就会被抛弃，并让位给较高级的形式”^[27]。既往的传统劳动过程，特别是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日益暴露出不平衡性、剥削性、生态环境破坏性等弊端，亟须新的生产力革命助推新型劳动过程的产生。

沿着唯物史观的基本路径，在生产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从“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28]“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29]“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30]“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牢固基础”^[31]等重要论述的提出，再到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32]，这足以表明新质生产力的出场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超越资本主义劳动过程、解放人类劳动力、实现共产主义带来了曙光。

新质生产力赋能背景下的劳动过程嬗变集中表现为劳动主体、劳动资料、劳动对象核心三要素的变化。劳动主体是劳动过程的基础也是最活跃的因素。随着新质生产力的深入发展而引起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化，劳动主体日益智能化、高效化和自主化。劳动资料在劳动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逐步呈现多元化、数字化和绿色化的趋向。劳动对象作为生成最终劳动产品的重要基础，表现出无限化、虚拟化和个性化的发展态势。这三大变化着的要素相互耦合，推动着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培育和繁荣。

（一）劳动主体智能化、高效化、自主化

人类劳动同动物活动的区别之一是作为劳动主体的人类能够发挥意识的能动作用，随着外界条件的变化而不断调整着有目的的活动或者劳动本身。新质生产力作为数智时代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首先会促使劳动主体愈发智能化。这主要表现为人的认知思维方式发生重大转变，能够更为客观地认识万事万物的发展变化规律，辩证思维能力、历史思维能力、系统思维能力、战略思维能力、底线思维能力、创新思维能力不断增强，从而推动主体及时捕捉外界有效信息、学习科学技术、丰富全球视野、作出科学决策。这不仅使得劳动主体有着先进且完备的现代知识结构，而且同时具备丰富的技能和较强的实践能力。

基于劳动主体的智能化，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能够充分运用科学管理知识，借助万物互联和远程化的各种数字装备实现跨时空的交流合作，投入更为专业的工作中，实现更为高效的生产。如果说原先劳动主体的效率生产是“N + N”或者“N × N”的逐次叠加，那么在新质生产力赋能下，

数智时代的劳动主体生产效率则呈现 N^n 的倍增。

此外, 劳动主体最具革命性的突破是劳动者的自主化程度大大提升。依托于现代互联网技术, 劳动的场域能够打破现实地理条件的限制而在全球无限扩张, 劳动的时间也被各种算法模式拆解和重组, 劳动者实现了时空上的劳动自由。但是由于受到平台的组织控制、技术控制和用户第三方的劳动期待, 劳动主体相对自由而并非自主。新质生产力作为先进生产力, 其衍生发展的各种先进技术和生产工具再一次延伸了人类劳动, 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剥削属性的批判和扬弃, 能够将劳动主体从数字异化的劳动状态中解放出来, 使得劳动者实现真正的劳动自由和劳动自主。这与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劳动状态不谋而合: “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 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 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 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 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 ——只有在那个时候, 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 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 各尽所能, 按需分配!”^[33]

总之, 在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下, 劳动力呈现出高水平、高质量、高效能相耦合的发展状态, 其作为劳动过程中最活跃的影响因素, 实现了数智时代超越以往劳动力水平的第一次嬗变。

(二) 劳动资料多元化、数字化、绿色化

“劳动资料是劳动者置于自己和劳动对象之间、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15]209} 由此可见, 作为中介环节的劳动资料, 其性质和状态不仅关系到劳动主体能力的发挥, 而且还会影响劳动对象的最终状态。新质生产力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显著特质, 直接决定着劳动资料也必然实现多元化、数字化、绿色化的嬗变。

受到认知、实践和科技水平限制, 传统劳动资料一般是土地、道路、运河、各种机械、厂房等, 劳动资料极其有限。由于传统生产力跃升为新质生产力, 人类探索和改造自然世界的的能力进一步增强, 劳动资料日益多元, 超级计算机、人工智能、元宇宙、物联网、大科学装置等都成为常见的劳动资料。丰富的劳动资料体现了技术的革新和发展, 满足了多重劳动过程的整合和推进。

除此之外, 劳动资料多元化的背后离不开强大的数字化效应。当前普遍应用的劳动资料都离不开数字技术的支持, 特别是其中被编码的各种数据, 能够依托数字平台和强大的算法发挥强大的数字效益, 由此拉动数字财富的创造和数字经济的发展。劳动资料的数字化不仅能够提升劳动过程的效率, 而且可以发挥普惠效应和倍增效应, 这些被加码的资料在介入劳动对象后进行重组和加工, 可以再次成为新的劳动资料投入劳动过程再生产, 数字化赋能控制了投入资料成本、延长了产业链价值。需要指出的是, 劳动资料的数字性质不能否认其客观的物质性, 只有充分认识到数字化的劳动资料依旧是连接人类和自然界的物质中介, 才能够在数智时代数字化劳动资料的物质选取上探寻绿色化的生产道路。

新质生产力讲求创新和质优, 这从根本上要求企业必须提升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意识, 一是选取更为环保、污染更小的生产资料, 二是加强科技创新和过程控制, 减少生产过程中的资料损耗和废料排放。劳动资料的绿色化是实现绿色生产和清洁生产的必要之举, 既符合新时代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 又满足了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过去传统劳动过程的长尾效应依然存在, 因而劳动资料实现完全的绿色化嬗变还需要一定时间, 这就要求开拓物质资料来源, 加强数字化赋能, 精准推动劳动资料的绿色化转型和应用。马克思指出: “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 不在于生产什么, 而在于怎样生产, 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 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15]210} 新质生产力赋能下的劳动资料多元化、数字化和绿色化体现了数智时代人类劳动力的重大跃迁, 同时塑造着新型社会关系, 为我们实现高质量、更高效的生产指明了方向。

（三）劳动对象无限化、虚拟化、个性化

自然世界的广博性使得一切原料都可能成为劳动对象，在此基础上，新质生产力的赋能再次延展了劳动对象的可能性。新材料、新能源、新医药等各种新型劳动对象被纳入劳动过程，由此催生出庞大的新工业、新农业、新医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劳动对象的无限化不仅表现为种类和应用上的丰富性，而且体现在作为典型代表的数据或信息的激增和扩展使用。

首先，数据或信息本身具有不可估量的无限价值。数字经济是以人工智能、互联网平台等为载体，以数据或信息等生产要素为核心，重新整合了现代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全过程的新型经济发展形态。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41.5%。预计2023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将达56.1万亿元，2025年有望达70.8万亿元^[34]。其次，数据或信息的来源广泛且开放，计算机系统从外界捕捉的信息、生成的数据，人工经过调查输入的信息，甚至互联网用户在平台上的浏览和使用痕迹，都可以成为劳动对象的来源，并且由于互联网和平台的共享性和实时性，数据和信息能够凭借较低的成本获得。再次，数据或信息可以进行重复加工，“收集—筛选—编辑—存储—应用”这一流程能够反复循环进行，数据的多次加工并不会影响其本身的价值，相反会因为有效信息的叠加而生成更高的使用价值。最后，在大多数情况下，数据或信息具有共享性和非排他性，同一数据可以应用到不同场景或者被不同的劳动主体使用，这种共时共享的应用生态能够扩大人际关系网络和经济结构网络，在人力、物力、财力、算力的多重叠加中催生无限的经济效益。

数据作为劳动对象具有无限化特点的同时还具有虚拟化的特点，这是新质生产力赋能劳动过程的一个重大嬗变。不同于以往的劳动对象，数智时代的劳动对象从物质形态扩展至非物质形态，它们被劳动主体作用于虚拟场域，并与各种虚拟劳动资料相结合，最终生成各种非物质财富和包括未参与到市场交易的数字产品、未参与市场交易的数据资源和数据资产等在内的数字非商品财富^[35]。

此外，受到后福特主义和新福特主义等思潮的影响，劳动过程更加强调灵活性和弹性生产，劳动对象的选取和加工也变得日益个性化，这种模式的兴起和深入推广具有一定优势。第一，提高了劳动主体、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之间的匹配度和耦合度，能够提升资源的利用效率；第二，有助于促进生产工艺和劳动产品的创新，延长产业链，提高附加值；第三，满足了中介用户或者第三方用户的适用性和个性化需要。总之，劳动对象作为被改造的物质综合体，其无限化、虚拟化、个性化的嬗变趋势深刻影响着当代劳动过程的发展。

四、新质生产力赋能背景下的未来中国劳动过程跃进

生产力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决定性力量，新质生产力作为人类社会生产力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跃迁，深刻揭示了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物质变换关系的未来走向。就当代中国劳动过程而言，新质生产力的赋能虽然面临着诸如劳动过程缺乏重大创新、发展不甚平衡、关系亟待调整等问题和难点，但是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上，新质生产力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理论指导与核心动力，将有助于促进未来中国劳动过程跃进，从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共同富裕。

（一）当前中国劳动过程发展的问题与难点

1. 劳动过程缺乏重大创新

劳动主体借助劳动资料实现劳动对象的物质转移，从而创造新的价值并满足人类需要。随着时代的变迁，在这一过程中科技的研发、投入和转化直接制约着经济的发展速度和规模。劳动过程的创新关涉基础研究的投入、科学技术的革新、科技转化的产出与市场化的融合，本质上是过

程中的自主创新和供给能力的培养, 核心在于重大创新的突破。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重大创新的缺乏从根本上制约着劳动过程的发展。当前, 我国从 1 到 N 的渐进性创新能力逐步增强, 甚至从 N 到 Nⁿ 的规模式和激增式创新也有了较大进步, 但是在从 0 到 1 的颠覆性和领军性的创新方面还存在较大不足。数据显示: 2021 年中国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经费的比重为 6.09%, 与发达国家普遍处于 15%—20% 的水平相差甚远^[36]; 2022 年全国共投入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 30,782.9 亿元, 但其中基础研究经费所占比重为 6.57%, 仅比上年提升 0.07 个百分点^[37], 基础研究资金投入存在结构性失衡。从科技的革新、转化与市场化的程度来看, 以作为核心推动力的中国 AI 大模型产业发展为例, 由于国内拥有 1 万枚 GPU 的企业很少且英伟达 A100 及以上性能的 GPU 被列入管制清单, 中国 AI 大模型产业遭遇算力瓶颈。此外, 以 Transformer 为代表的主流大模型架构仍存在诸多局限, 高质量的训练数据集仍需扩展, 大规模爆款应用尚未出现^[38]等问题, 也集中反映出我国 AI 大模型产业发展中面临着创新不足的现状。总之, 无论是推动劳动过程发展的基础性创新, 还是赋能劳动过程的核心动力创新, 都是未来努力的重点方向。

2. 劳动过程发展不甚平衡

除了 3 个简单要素 (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 外, 自然地理条件、国家政策方略、外部市场条件等也是影响劳动过程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此基础上, 劳动过程日益偏离到发展不平衡的轨道上。首先, 区域发展差异会造成不同地区的劳动过程发展不平衡。姚树洁和王洁菲构建的数字经济指数评价指标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数字经济下的区域空间劳动过程发展不平衡性: 2015 年仅有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大于 0.3, 5 年后, 重庆、四川、福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才超过 0.3。从空间维度来看, 不同省份之间数字经济发展呈现非均衡态势, 东部沿海地区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中部和西部大部分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39]。再缩小一定的范围, 城乡之间的差异也是劳动过程发展不平衡的主要矛盾, 城市内部劳动者多从事相对技术水平高、收入高、劳动体面的工作, 而广大乡村的劳动部分还停留在小农经济时代, 劳动强度大且季节性突出。除此之外, 由于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 中国的劳动过程被纳入世界市场体系, 内外部市场条件的差异性也会造成劳动过程发展的不平衡。

虽然近些年由外国投资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逐步转移至其他发展中国家, 但是由于我国依旧存在着大量的廉价劳动力, 因而暂时还无法摆脱“哭泣曲线”效应。中国劳动过程的发展程度关乎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和世界话语权, 缩小中国与世界劳动过程的发展差距是必须攻关的任务。聚焦于各种产业, 由于多年来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思路, 我国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发展和投资不协调, 产业之间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结构性矛盾, 导致劳动过程发展不平衡。一些重工行业劳动技术成熟、工艺流程完善, 而在一些农业、科技产业、医药产业、环保产业的劳动过程中, 则存在动力不足、投资不足、政策不足、发展前景迷茫等问题。此外, 区域和行业的差异性, 使得不同劳动过程中的收入水平也存在不平衡性, 一些金融行业、风投行业、科技行业、传媒行业的劳动收入效益较高, 而诸如农业、轻工业、传统服务业的劳动收入水平较低, 不仅暴露出教育投入和技能掌握的不平衡, 而且扩大了收入分配差距。

3. 劳动过程中的生产关系亟待调整

“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 即社会生产关系, 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 and 改变的。”^{[25]724} 新质生产力代表着更高更优的发展动力, 因而与之相对应的生产关系也需要及时调整和改革。

劳动过程中的生产关系体现为劳动主体与劳动资料之间的归属和结合关系、各劳动主体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劳动产品的分配关系等。这些关系的变革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第一, 当

前的体制机制还不完善。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有关提升劳动者的科学素养、营造和谐优良的营商环境、提供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相关政策等对于构建新型劳动关系具有重要作用。第二,当下存在供给和需求相对应的结构性障碍,这种无效供给、低端供给会使得劳动者陷入无意义的低端产业内卷和恶性竞争,同时人民的有效需求和美好生活需要又驱使劳动者投入新型劳动过程,重新审视劳动资料的结合和劳动对象的改造。第三,目前的产业生态还不够完整,特别是缺少服务于高精尖产业和未来战略产业的生态环境。除了要彻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实现高新技术产业的共生共荣,还要积极调整劳动过程中束缚生产力的劳动关系,让高素质的劳动力同高质态的劳动资料相结合,让高素质的劳动力形成规模化效应,合力推动产业的创新和突破。第四,当前世界局势风起云涌,贸易保护主义、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冷战主义、逆全球化、局部军事冲突盛行。大国博弈的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国家全面升级对华围堵遏制,叠加全球经济长期低迷,中国面临的外部冲击骤然增多^[40],这使得中国劳动过程同世界劳动过程之间在技术和市场上存在激烈竞争,同时会影响到国家内部劳动主体关系和生产关系的和谐。为了有效应对外部冲击,在动荡中逆流而上,调整劳动过程内部的冲突和矛盾关系,理顺劳动要素的一致性和向心性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 未来中国劳动过程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指向

1. 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培育高水平、高质量、高效能相耦合的劳动者

新质生产力赋能背景下的劳动主体具有高水平、高质量、高效能相耦合的显著特征。高水平意味着劳动者拥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素养,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高质量体现在劳动者从事具有较高科技含量的工作,并且能够产出质优物美的劳动成果;高效能则需要劳动者进一步提升生产效率,在已有的劳动基础上发挥倍增效应和乘数效应。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人才是第一资源。”^[41]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和劳动队伍,实现劳动过程的跃进,需要各式各样的人才。

从事基础研究和科技研发的高端人才和领军人才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核心动力,立足于一线、直接参与到劳动生产过程的专业型人才和实践型人才是实现数实融合、产业优化升级的关键要素。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服务国家现代化建设事业,在劳动者素质和人才培养方面,必须大力发展教育。首先,要坚持以科学的理念引领教育事业发展的全过程,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办扎根祖国大地、助力国家建设发展、使人民满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其次,在科学教育理念的指导下,要扩大科技教育资源投入,开拓科学教育视野,注重培育劳动者的创新思维。再次,要提升劳动者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通过制定各种科技转化政策、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营造学实并举的良好氛围来促进劳动者积极投身国家现代化建设事业。最后,要充分肯定劳动者的价值,不断提升劳动者的社会地位。体面劳动、诚实劳动是衡量新时代劳动者的重要指标,让广大社会主义劳动者从事体面劳动,并在诚实劳动中创造社会价值、实现个人价值是未来中国劳动过程发展的重要目标。2024年1月,国家首次颁发了“国家工程师奖”,该奖项是对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推动工程科技造福人类的劳动者和劳动团体的重要嘉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希望全国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坚定科技报国、为民造福理想,勇于突破关键核心技术,锻造精品工程,推动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服务高质量发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更大贡献”^[42]。

2.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增强发展新动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立则民族立,科技强则国家强。”^[43]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能够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为新时代劳动过程高质量发展增强新动能。首先,要营造创新争优的良好氛围,激发广大社会主义劳动者敢为人先的创造活力。劳动者是盘活劳动资料、实现自然界物质转化的核心动力,除了大力发展教育,培育高素质劳动者外,还需要在整个社会营造尊重知

识和尊重科学、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的浓厚氛围, 从而以倍增式的速度积累社会劳动力, 以磅礴力量推进科技创新。其次, 要加强基础研究、加大投入, 为科技重大创新打下深厚基础。虽然基础研究战线长、投入大, 但是一旦在基础研究上取得突破, 将有助于科技实现颠覆性创新。加大我国基础研究方面的人才培养和资金投入, 是追赶世界科技发展潮流、解决我国当下缺芯卡脖子难题的重要举措。再次, 要完善科技创新和转化的体制机制, 加速产学研深度融合。科学技术孕育于实验室, 但生根落地于各行各业, 破除束缚科技创新的不合理制度和机制, 鼓励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交流合作, 让科学技术通过产业催化实现人与自然的真正交融, 推动人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最后, 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与世界前沿技术接轨。客观而言, 西方国家的科技和工业发展拥有百年积累, 而我国科学技术事业起步较晚, 导致我国科技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差距。因而, 在立足自主研发和自主创新的同时, 也要具备深邃的国际视野, 通过学者访学、产业合作、共商共建共享等方式融入世界科技前沿发展潮流, 通过自立与借力实现新一轮科技革新。实现劳动过程的高质量发展, 必须发挥科技的引领作用, 特别是增强发展新动能, 这是推动新时代劳动过程创造更大价值和财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关键要素。

3. 整合科技创新资源, 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新质生产力是构建全新产业生态的新动能, 关系到整个国家的产业布局和转型升级, 特别是科技创新资源的整合, 引领着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方向, 也推动着劳动过程实现新的跃进。国家产业的系统布局和转型升级首先要处理好传统产业同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之间的关系。诸如机械制造、石油化工、交通运输等是适应传统生产力发展水平而兴起的传统产业, 虽然面临着生产工艺逐步淘汰、效率落后、收益降低、污染环境等问题, 但是在促进人民福祉、稳定就业等方面依旧发挥着重要作用, 且根据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规律来看, 传统产业转型过程中孕育着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为其蓬勃发展提供宝贵的物质基础和实践经验。

当下,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主要围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展开, 涵盖新能源、新材料、新医药、新农业、新交通等各个方面。环顾世界, 欧盟委员会推出的《2030 数字罗盘: 欧洲数字十年之路》、美国政府颁布的《芯片与科学法案》、日本经济产业省商务服务小组编写的《生物制造革命推进事业研究开发计划》等都体现了各国对于新兴产业的布局和规划。同时, 中国也陆续制定了《中国制造 2025》《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数据要素 ×” 三年行动计划 (2024—2026 年)》等发展文件, 从顶层设计到产业落地不断提升国家新兴产业实力在全球的竞争力。此外, 中国积极谋篇布局, 大力规划发展未来产业, 争做世界未来产业发展的先行者和领跑者。2023 年 8 月,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了《新产业标准化领航工程实施方案 (2023—2035 年)》, 指出元宇宙、脑机接口、量子信息、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生物制造、未来显示、未来网络、新型储能^[44]都是可以大力发展的未来产业方向。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先机, 不仅能够应用先进技术带动当下产业经济腾飞, 而且可以引领世界科技发展潮流, 增强在世界经济中的话语权。总而言之, 壮大发展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 是实现劳动过程跃进、提升劳动过程质量和效益的必要之举。

五、结语

当前, 有关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讨论百家争鸣, 从劳动过程的视角出发聚焦当代劳动发展, 将有助于洞察并分析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劳动资料的充分利用、劳动对象的扩大、劳动效率和质量的提升等重要问题, 做好这些关键环节能够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纵观人类社会, 从过去的刀耕火种到现在的数实融合, 生产力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和底层逻辑, 赋予了人类探索世界和创造文明的无限可能。理论是行动的先导, 新质生产力的出

场为劳动过程的嬗变和跃进提供了强大动力。未来,在新质生产力的赋能下,亿万社会主义劳动者将勤勉不懈,奋勇争先,以磅礴的劳动力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进程、迎接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美好未来。

[参考文献]

- [1] 于连坤,姜鲁鸣,沈志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15.
- [2] 习近平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强调 牢牢把握东北的重要使命 奋力谱写东北全面振兴新篇章[N].人民日报,2023-09-10(01).
- [3] 潘建屯,陶泓伶.理解新质生产力内涵特征的三重维度[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12-19.
- [4] 蒲清平,向往.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内在逻辑和实现途径——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动能[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1):77-85.
- [5] 乔榛,徐宏鑫.生产力历史演进中的新质生产力地位与功能[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1):34-43+168.
- [6] 彭绪庶.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逻辑、发展路径与关键着力点[J].经济纵横,2024:23-30.
- [7] 乔榛.新质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术语革命[J].学习与探索,2024(1):74-81.
- [8] 谢璐,韩文龙.新质生产力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11-13(A06).
- [9] 孙绍勇.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国式经济现代化的核心要素与实践指向[J].山东社会科学,2024(1):22-30.
- [10] 王珏,王荣基.新质生产力:指标构建与时空演进[J].西安财经大学学报,2024(1):31-47.
- [11] 宋佳,张金昌,潘艺.ESG发展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影响的研究——来自中国A股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J].当代经济管理,2024(6):1-11.
- [12] 闫志利,王淑慧.职业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要素配置与行动逻辑[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4(7):3-10.
- [13] 时丽珍,黄晓灵,李增光,等.新质生产力赋能体育用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出场语境、推进困囿与实践路径[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24(2):1-8.
- [14] 仲冰,韩颜如,张国生,等.新质生产力视域下我国新兴气体能源创新发展研究[J].中国工程科学,2024(4):72-83.
- [1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6] 王明哲.布洛维的社会学马克思主义思想[J].理论视野,2017(1):32-36.
- [17] 柴瑞.劳动过程理论的解构与诠释:从西方话语到经典回归[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2):37-42.
- [18] 谢富胜.当代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理论:三种代表性表述[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5):42-49.
- [19] 谢富胜,李钟瑾.主体性与劳动过程研究的后现代转向[J].教学与研究,2013(5):31-38.
- [20] 谢富胜,宋宪萍.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研究:从缺失到复兴[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10):74-83.
- [21] 陈龙.“数字控制”下的劳动秩序——外卖骑手的劳动控制研究[J].社会学研究,2020(6):113-135+244.
- [22] 张铮,吴福仲.创意流水线:网络文学写手的劳动过程与主体策略[J].中国青年研究,2020(12):5-13.
- [23] 周绍东,武天森.个体自由与集体禁锢:网约车平台的劳资关系研究[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21(2):43-54.
- [24] 戴宇辰,袁冰雨.云上车间中的劳动折叠:人工智能数据标注的劳动过程研究[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3):108-121+170.
- [2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6.
- [2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000.
- [28]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51.
- [29]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3.
- [30] 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72.
- [31] 胡锦涛.胡锦涛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618.
- [32] 习近平.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24-02-02(01).
- [3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35-436.
- [34] 李晓红.数字经济赋能效应持续释放提升中国经济活力[N].中国经济时报,2023-12-28(01).
- [35] 周文,韩文龙.数字财富的创造、分配与共同富裕[J].中国社会科学,2023(10):4-23+204.
- [36] 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财政部.2021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N].中国信息报,2022-09-01(01).
- [37] 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财政部.2022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N].中国信息报,2023-09-19(01).
- [38] 人民网财经研究院,至顶科技.开启智能新时代:2024年中国AI大模型产业发展报告[R].北京:人民网财经研究院,2024.
- [39] 姚树洁,王洁菲.数字经济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理论逻辑及实现路径[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2):1-12.

- [40] 翟青, 曹守新. 新质生产力的政治经济学阐释 [J]. 西安财经大学学报, 2024(2): 15-23.
- [4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N]. 人民日报, 2022-10-26(01).
- [42] 赵兵. 坚定科技报国为民造福理想 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服务高质量发展 [N]. 人民日报, 2024-01-20(01).
- [43] 习近平. 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9.
- [44]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关于印发《新产业标准化领航工程实施方案(2023—2035年)》的通知 [EB/OL]. (2023-08-03)[2024-04-09].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308/content_6899527.htm.

On Transformation and Leap: Labor Processes in the Context of Empower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LI Bai, ZHANG Jingmin, WANG Jingang

(*School of Marxism,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24*)

Abstract: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fundamentally provides new momentum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labor processes, and it also offers new research paradigms and perspectives for studying labor issues in China and constructing a Chinese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on labor.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laws of traditional labor processes, the contemporary labor process in the context of empower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has undergone new transformations, and it specifically manifests in the intelligent, efficient, and autonomous nature of labor subjects, the diversification, digitization, and greening of labor materials, and the infinite, virtual, and personalized character of labor objects. Meanwhile, contemporary Chinese labor processes also face challenges such as a lack of significant innovation, uneven development, and urgent adjustments in production relations. To achieve a leap in the labor process, it is essential to focus on major national strategic needs, cultivate high-level, high-quality, and efficient laborers, achieve high-level technological self-reliance, and enhance the new momentum of development. By integrat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resources, it is possible to lead the development of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and future industries. Thus, through high-quality labor processes, we can create material and spiritual wealth, promote the great progress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nd initiate a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Key words: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labor process; era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digital economy

[责任编辑: 徐文粉]